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但是受到多元文化及文化传播方式多元的影响,一些传统文化艺术受到一定的冲击,作为全国五大地方剧种之一的黄梅戏也不例外。目前能唱、会唱、擅唱黄梅戏的,一般多为中老年朋友;在听、喜听、懂听黄梅戏的,依然大多是中老年朋友;而青少年一代随着影视、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的普及,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流行歌曲、卡通动漫、网络游戏甚至是一些行为艺术,黄梅戏的“断层”与“断代”现象,绝对不再是危言耸听的话题。面临这种看似矛盾的两难局面,那么黄梅戏传承与发展的路到底在何方?

●钱续坤

黄梅戏传承与发展路在何方

格,要永远保持并弘扬黄梅戏唱腔的甜美、抒情、好听、动人、雅俗共赏、南北皆宜的浓郁乡土气息。在此基础上,要与时俱进,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体现当代的审美精神,从声腔艺术到舞美配器,都要有助于人物的塑造,符合剧情中所表现的时代特定环境氛围,注入时代的审美因素,张弛有致,节奏流畅;此外,要善于吸收与借鉴,即一方面合理吸取其它剧种的腔调与板式,另一方面对外来的另类音乐也要包容和吸纳,真正做到既继承传统,又推陈出新。

二:拓展市场,培育黄梅受众新群体。有了观众,才能有市场;有了市场,才有黄梅戏专业人员的生存;有了专业人员的生存,黄梅戏才能得以传承与发展。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可以舞台、电影、电视、网络、报刊一上;城市剧院、集镇广场、晚会、歌厅、KTV、会馆一上;县内巡演、对外交流一上。优秀

的剧目可以出版VCD、DVD,宣传、文化部门不定期地举办一些少儿黄梅戏大赛、黄梅戏票友大奖赛之类的活动,通过电视、网络媒体的扩大宣传,让更多的黄梅戏爱好者参与进来。专业团体要帮助指导乡镇、社区、民间等演出团体的工作,开展形式多样、健康活泼、积极向上的黄梅戏展演,在不断扩大黄梅戏影响的同时,培育更多的新群体。

三:多管齐下,开启人才培养新模式。人才的培养是整个黄梅戏发展中最难也是耗时最长的一项工程。要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在培养好表演人才的同时,着重培养编剧、导演、舞美、灯光、服装等相关人才,切实提高团队整体实力,形成一流的人才群体、良好的艺术生态。此外,在举办的各种黄梅戏艺术活动中,要着力推新作、出新人,确保黄梅戏后继有人。加大力度改革戏曲教育方式,实行政府全面扶持、校

团协作培养,以人才招聘和优胜劣汰制度、竞争奖惩制度、调整分配差距及跨地区合作等机制,进一步加大人才成长速度。将“老带青”、“师带徒”的培养模式制度化,采取重奖方式,鼓励老演员、老艺术家积极发现并培养接班人。

四:打破常规,构建精品名牌新格局。针对黄梅戏剧本创作危机,编创人员可比照市场招投标的方式,面向全国招标优秀剧本和导演。应建立适应新形势的机制和体制,鼓励编创人员和演职员坚持艺术实践,将黄梅戏演出场次、时间和质量作为考核演职人员的基本要素。还应改革剧目创作体制,创新剧目生产机制,对新剧目的创作、生产进行扶持,努力多渠道、多元化的艺术生产格局,努力打造精品名牌剧目。

五:重点扶持,注入强身健体新血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强势经济推动强势文化。黄梅戏作为渗透到怀宁

县乃至安庆市、安徽省每个角落的精神文化标签,可以设立黄梅戏发展专项基金,进一步加大对黄梅戏的支持力度;也可将其打造成当地特色文化产业,进行产业化经营,如政府部门与企业联合,联手共办黄梅戏院团,使院团成为政府的文化团体,同时也是企业宣传、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实体。要采取多种方式积累资金,包括接受海外黄梅戏爱好者的捐献,用于资助黄梅戏的研究、宣传,奖励对发展黄梅戏艺术有突出贡献的编剧、导演、演员、作曲及其他有功人员。

六:扩大宣传,打响戏曲振兴新号角。在大众媒体上加大普及戏曲知识、推介演出剧目,热情讴歌扎根舞台、德艺双馨艺术家。协调电视等媒体,将黄梅戏的演出信息作为公益广告播放。要从娃娃抓起,让戏曲走进中小学,走进高等院校,在全社会营造一个重视民族艺术的良好环境。建议建立功能强大的黄梅戏专业网站,专人维护并做网络宣传,多上传表演比赛、教学视频,建立网上黄梅戏票友会,让更多的黄梅戏爱好者尤其是年轻爱好者参与进来,关注的人多了,黄梅戏传承与发展危机自然就会迎刃而解。



黄梅雨丝

这些叶子在画画,选择一种艳丽的红,在画这个秋天——在它们的心目中唯有这种鲜艳的红,才是秋天的真实。

红,是血液。在叶子的身体里,流淌的汁液可否就是它们身体里的血液?人的血液打从出娘胎就是红色的,到死都不会改变。而叶子的血液则不同,从春天开始一直保持到整个夏季,那体内的汁液一直是一种绿色的流淌。即使有着变化,也只是很细微的:最初淡绿,继而深绿,最后是那种浓绿不开的绿。而一进入到秋天,便一反常态地变成了红色,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又有着何种意味?是一种适时蜕变的,还是一种别样情感的表达?是一种激动的表现,还是一种沉醉的外露?秋叶愿用这最后的血红,为秋天沸腾。

红,是火焰。这是一种怎样的

醉,还集体的陶醉。这都是人间美好的享受。

红,是一种爱。这爱是那么炽烈,炽烈得要燃起火焰来。这便是那些红在秋树枝头的叶子让我读到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爱,对秋天的爱。它用一种如火样的红,来抒写这爱的赤诚和炽热。对这种爱的表现最为突出的要算生长在乡间的那些乌桕树,且看它的枝头,捧出的每一片叶子可都是一颗红色的“心”啊。有一首歌不是这样唱的么:“你的爱像火苗,我用相思煎熬……”然而,这些树上的叶子的爱,是献给这个它们所置身秋天的,是献给它们的血脉之源身軀之母——容纳下它们生命之根的大地和泥土的。因而这爱再深再炽热,埋着根的大地将会无愧地接受。

红,也是喜庆。许多的树都选择用红色来妆扮秋天的自己,也许

●查群芳

“抢”糖子

在我的家乡,结婚有散发喜糖的风俗。虽说是散,其实有时是“抢”。小时候,只要一抢喜糖,我就会“入戏”很深。农村里婚丧嫁娶要比城市热闹,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孩子。农村是广阔的天地,没有车水马龙的拘束和危险,孩子们就像没有笼头的放养的小牛犊一样自由自在,只要不超出一定的范围不做越界的事,想去哪里都可以自己做主,以每逢婚丧嫁娶,我们都是首席观众和热心群演,尤其是办结婚的喜酒,因为喜庆热闹剧情长,我们都喜欢看。

去了我们这些积极的首席观众和热心群演,原本就很热闹的主人家会格外热闹。单不成线,一家人是办不成喜酒的。每逢有喜酒,必要亲房叔伯,妯娌邻里之间互相帮助。因为洞房花烛乃人生四喜之中的特大喜事,规格十分隆重,礼聘十分讲究,需要人手众多,这个时候散开的枝叶又会重新聚到一起,像个古代富庶的大家庭一样,一起来操办,一起说说笑笑,十分有趣十分热闹。因为帮忙的人都各司其职,有的负责采办,有的在厨房准备酒菜,有的挨家挨户上门催客,有的负责陪客,还有的负责望风,看新娘子和嫁妆到了哪里,好准备放爆竹和接亲,所以闲的基本就是我们这些不请自来的“小群演”。

我们这些小群演很多都是请柬之外的,可能不是一个房族的,还可能不是一个头上的,只要其中一个打探到确切的接亲消息,邀约一下小伙伴们都会纷纷响应,不分南头北头,就像我的小邻居邀我一样。

记得那次是同学哥哥结婚,邻居小男孩邀我去的。我们一路步履轻快,七拐八拐就到了主人家门口。看婚礼还没有举行,就在附近游荡,东看看西看看,看似漫无目的,其实主人家早就心知肚明,按照惯例准备好了一小猪皮包喜糖,只等新娘进门,酒席开始,分发出去。

糖果在我家乡叫糖子,红鸡蛋也叫

红鸡子,一辈子勤苦的家乡人很喜欢“子”,喜欢好兆头,喜欢香火绵延人丁兴旺。他们一辈子辛苦劳作,就盼后继有人,就盼一代更比一代强,有个好的接班人有个好的传承,巴不得新娘子一进门就生个大胖小子,所以结婚必不可少要撒些糖子,分享喜悦分享甜蜜的同时,也以此来吸引我们这些贪吃的小孩子,带去子孙满堂的好兆头。

待得望风的人回来,万鞭爆竹劈响作响,这时几乎所有帮忙的人都会停下手里的活,大家纷纷探出头来,看春风得意的新郎带着一群笑漾漾的接亲人把红鲜鲜的新娘子、红艳艳的嫁妆和红着眼睛的送亲人郑重其事地迎进门。

新娘子一进门,接亲大戏正式步入高潮,送亲人被请上厅堂的上八位,前来道贺的宾客不分鸿儒白丁悉数入席,门外一挂万鞭再次响起,第一道主菜“枣”生贵子”逐桌摆上之后,土砖瓦房里各色行酒就开始纷纷响起,什么“得(这)一盅酒”(你)高低要喝”什么“话不是得(这)样港(讲),得(这)一盅该(你)喝”之类,闹哄哄的,外面只听得屋里嗡嗡作响,像春天酿足了蜜等着分群的大蜂窝一样。

这个时候屋外也有一场好戏。想必您已经猜到,装满喜糖的小猪皮包要粉墨登场了。撒糖子的人是事先早就安排好的,一个个子高大大身材十分魁梧的中年男人,按照辈分我要喊他“爹”(爷爷)呢!

撒糖子的人不同,散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人办事稳妥周到,唯恐落下了哪个小孩子,就两眼两颗排着队的发;有的人行事活泼,大大咧咧,就化繁为简,撒在地上让大家哄抢以图热闹。这位爹爹正是后一种——行事活泼的人。

撒在地上的糖子毫无次序可言,自由度很大,竞争度也很大,这个时候不分尊卑老幼,孰亲孰疏,必然是要拿出些“真本事”来的。还有,大家好像分外

喜欢“抢糖子”这个刺激的游戏,一把糖子撒在地上就像一把谷子撒在饥饿的鸟群里一样,都是秒光的节奏。再加上,那些小鸟里杂有一些类似母鸡一样的大鸟——那些替自家小孩接糖子的老年人。她们伸出去的大手就像挖掘机伸出去的大手一样强壮有力,又像霸道的母鸡的大嘴那样生猛,逮着了机会一个劲地往糖果人的猪皮包里插,不时还发出喧天的大笑。

待到抓得一大把糖子,才像吃了一口饱食的“母鸡”,终于收了手。撒糖子的人接着撒,这时他提高了警惕,抓出一把就笑着把小皮包举到半空中,像仙女散花高高举起花篮一样,人也有意和那些试机再抢糖子的老人保持一定距离,样子颇为滑稽,我们都不禁笑了。

糖子像雪花一样一颗颗落到地上,很快不见了踪影。

一把一把糖子撒下来之后,一粒都没捞着,眼看着糖子快要撒完了,情急之下我只好扑了上去,站在我旁边的邻居小男孩看我扑上去了,他也“一扑惊醒梦中人”似的跟着扑了上去。

这个方法果然奏效,那些手脚麻利的大人小孩到底还是快不过我们这些“奋不顾身”的。我和邻居小孩各扑了几颗糖子。谁料邻居小孩摸着自己身子底下的却又心生贪念使出坏招,他一边笑得颤抖一边顺势把我往旁边一拱,想“算计”自己人。我看着他狡黠的奸笑气不打一处来,卯足了劲儿又把他给拱回去了。他不死心再拱,我再顶,如此几个来回,他知道抢不赢我这才罢了,我趁机赶紧把糖子从身子底下——粒粒摸出来收好。

当我满身灰尘地爬起来之后,这才想起妹妹,她也跟着一道来了。妹妹站在我身后睁着一双黑亮的大眼睛,眼神复杂地看着我。在这场“惨烈”的竞争中,她年纪太小,一粒都没有捞到。不过,我相信她看到了一场精彩的表演。

也许我曾经“练过”,长大后,我在很多事情上都不乏勇气,只是,比起“抢”现在的我更喜欢“让”,因为“让”是一种风度,一种礼节,更是一种宽宏大度的爱。也许是曾经尝过,长大后,再艰难的日子我都很少觉得苦,因为童年的味蕾告诉我,生活是甜的,我就始终深信它是甜的。

●汪维伦

秋叶

燃烧?是叶子在自然燃,还是一种植物本身生命意向性的燃烧的显现?诚然,这并非一种实在的火焰,而是一种近似(或者说相像)的火焰,一种虚拟,一种象征。但这种火焰同样能燃成气势,这气势由众多叶子集体渲染出。秋叶愿在生命最后的季节燃情,去暖别人的眼和心。

红,是醉意。这是一种自我的陶醉,还是一种忘我的痴醉?醉自有其缘由,醉也并非不无道理。要么是开心至极,要么痛彻骨髓。要么借酒消愁,要么排遣孤寂。作为树上的叶子,它们的生长都各自拥有各自的位置,相互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除了风雨来时有着短暂的身体相亲以外,其它时间都是各长各的,各着各的色。各不相欺,互不干扰。因而痛自何处生,苦又打从哪里来?更找不到还有什么让它们生愁和产生孤寂的缘由。唯一让我所想到的,就是它们各自品饮这由花香和成熟的果香混合酿造出的如美酒样的秋风,享受着天青气爽、朗照的秋阳。沉浸在这诗画般的意境中,这除了开心以外,剩下的不就只有醉了么?不管是独自的沉

就是认为秋天对于它们来说就是一个值得喜庆的季节。所以它们才红起自己的叶子,红起一树树的喜庆。再就是这些叶子陪伴着一季花架的开放与凋谢,又呵护着果实从最初的青嫩到深秋的成熟。现在也该该关心关心自己了。那么怎样让自己在这个收获的季节有所改变呢?换一种颜色来显示吧。于是,许多的树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红色。当傍晚的夕阳渐渐西沉时,红红的晚霞映红大地上的所有事物。同时也映照到满是红叶的那些树,看到这些,我心中不禁一阵激情澎湃。

我从树上摘下一片好看的红叶,将它夹进一本书随意翻开的一页里,我这不是在学那些女孩们的小欢喜,寄予些什么给这片红叶,然后将它放进一本书选定的页面里珍藏起来。等过上好长一段时间后,再将其翻出来回忆和欣赏。我只是想让这些被寄予了情感和寓意并且一直寂寞地守在书页中的文字,能和这个美丽的秋天有着一次实体性的触碰,让它们嗅一嗅这秋天的红叶香,欣赏欣赏一片叶子给它们带来的秋色美。红叶不识字,书香自染之。



秋色如画
摄影 汤青

大观

●黄永中

“大龙窝”中赏“卧龙”

在天柱山西麓,有一个叫作“大龙窝”的所在。“大龙窝”地势极其险要,据传为南宋末年“护地大王”刘源的屯兵驻防之所,崖如刀削,壁立千仞。巍然挺立的“西关”寨墙,充分证明了此处的确是易守难攻的关隘。当年的烽火已不再燃烧,萋萋芳草,氤氲迷雾,把这个积淀着无数曼妙传说的卧龙湖地,渲染得如梦似幻。

“大龙窝”里有一块卧龙石,酷似卧着的一条龙。这条在窝里静心安卧的龙,是在潜心修炼,修身养性吧?实与虚的完美结合,神化出一些想象不到的梦幻意境。此时的月亮,正恬静地悬浮在东边的山岗上,时而躲进山坳,时而吻着山尖。月光完全是泻下来的,泻得酣畅淋漓,泻得激情澎湃,泻得清新爽朗,泻得心无旁骛。

“月光如水”,想必是专门用来形容这里的月光的吧,这么明、这么净、这么透、这么亮!难怪先人造出了“花容月貌”,吟出了“霞姿月韵”,写下了“梳云掠月”,唱出了“疑是地上霜”。卧龙边的月光,是洗出来的,真好!

月下游走,是够浪漫的。风声、水声、虫鸣声,演绎成美轮美奂的天籁之

音,此起彼伏,抑扬顿挫。月亮呢?正手舞足蹈地指挥着这支阵容庞大的豪华乐队呢。

随着脚步的前移,风声虫鸣声渐渐沉寂下去,越来越小。或许,这是乐曲的自然转换,下一个篇章该是水的专场演奏了。

水,原本是无声的,这里的水,发出的是磐石的声音,是战鼓的声音,是铜锣的声音,是骏马的声音,是跳跃的声音,是奔跑的声音,是飞翔的声音,是力量的声音!柔若无骨的溪水,有了铿锵有力的轰鸣,有了掷地有声的震撼,是谁成就了这力与美的交响?

这水,有时光流动的声音。听,春雨来了,羞羞答答淅淅沥沥;夏雨来了,电闪雷鸣震天撼地;秋雨来了,缠绵悱恻如泣如诉;冬雨来了,抑郁深沉综杂苍碧。四季之雨汇聚成一泓泓清泉,一潭潭碧波,从山与山际瀚瀚间喷薄而出,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这水,让人听出了涟漪轻泛波光潋滟的湖泊私语,听出了前翻后涌惊涛拍岸的长江怒吼,也让人听出了浩瀚无垠波澜壮阔的大海嘶鸣。

听水,除了心跳,不需要任何声响;

除了心动,不需要任何语言;除了心动,不需要任何思绪。

是夜,枕着响水河的歌声酣然入眠。水声叫醒了我,太阳,太阳唤出了山峰。天柱峰、飞来峰联袂起舞,翩然而至。从卧龙山庄的主楼向东眺望,天柱峰、飞来峰这两座天柱山最富情调的山峰,赫然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一个伟岸俊朗,一个款款情深;一个刚毅果敢,一个娇柔妩媚。是来自天境的情侣,抑或坠落人间的恋人?

观山,或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或曰“境由心生,境随心转”。天柱峰,飞来峰,始终没有改变挺拔的高度,也没有改变擎天的力度,更没有改变呵护古皖大地的温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泰然自若,屹然耸立。寂寞抑或喧闹,风起云涌抑或风平浪静,“皖公”依旧器宇轩昂,玉树临风。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处观山,山最多情;此处听水,水最动人。

观山、听水、吟月,在“龙窝”,委实做了一回舒心惬意的“卧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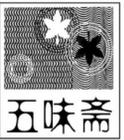
●李晓琦

细节

有两个年轻人相约到城里打拼,选择到菜市场里去卖菜,进货渠道一样,进的都是同样的菜,卖菜的摊儿还挨着摊儿。但几年之后,一个成了菜市场里蔬菜批菜商,另一个最终回到了乡下老家。

事后,我问成了大老板的那位村民,你怎么就卖菜卖成了大老板呢?他微笑着向我娓娓道来:每天卖菜,他都把菜码放得整整齐齐,把黄菜叶子和烂根去掉,卖相好,水灵灵的,看上去就舒服,每天要多卖半小时,尽量把菜全部卖出去,根本没没时间闲着。天长日久,也就在城里住下了一脚。另一位村民呢,把菜往地上一摊,总想着今天卖不晚,还有明天呢,时间一长,他的菜就卖不出去了。

这哪是卖菜呀,分明卖的是细节。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一点没错。



●陆地

蟹香醉金秋

家乡四面环水,东有荡,西有湖,沟塘圩坝众多,芦苇丛生,水草成片,水肥饵丰。每年中秋前后,雨少了,河水下降了,正是捉螃蟹的好时候。邀上几个同伴,一条短裤,光着上身,在腰间系上鱼篓,扛着小铁锹到河边、沟渠里去捉螃蟹。

螃蟹天性好斗,两只大蟹子就像裁缝剪刀一样利害,为了对付它,我们想出了许多绝招,河边它壁上看到一个新打的蟹洞,洞口有螃蟹爬的新鲜爪印,就悄悄地将一根细小的竹竿伸进洞里,在里面轻轻搅动几下,然后抽出一只蟹子在洞口,不一会儿,就见一只碗口大的螃蟹慢慢爬到洞口,先用两个特大的螯在洞口上下左右,打探一番之后,便舞动大螯爬出洞口。我们孩子胆大心细,该出手时就出手,猛的用手按住后背,随后从两边夹住甲壳,拿出了水面,赶紧打开鱼篓盖子将螃蟹放到鱼篓里面,再盖上盖子,继续找洞掏螃蟹。也有心急胆大的孩子,见到水面蟹洞,直接卷起袖子,伸手入洞掏螃蟹,还有的孩子喜欢晚上提着马灯,在河边或在沟塘边捉蟹,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生性勇猛的螃蟹,便乖乖的成了我们口中的美味了。

家乡的螃蟹,个头大,肉质肥厚蟹黄多,最美味的吃法水煮螃蟹。老人家吃毛蟹从不吝啬,买上五六斤公母对半的毛蟹,回家放到大铁锅里水煮,煮好后盛到瓷盆里,满盆金黄。小时候嘴馋,下手也快,常常是螃蟹刚出锅,就心急地抓起一只橘黄色的母蟹,揭开烫手的蟹盖,摘除肺叶,慢慢吃完蟹黄和膏,再吃蟹肉和爪子,很快一只张牙舞爪的大毛蟹就香消玉殒了。

中国人爱吃螃蟹自古有之。据《世说新语》记载,晋人毕卓嗜酒,看见一盘螃蟹端上桌来,神仙也不做了,还是吃蟹要紧,并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一生矣。”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生平视蟹如命,螃蟹还未上市,吃蟹的钱就已经准备好了,家人笑话他以蟹为命,他也干脆称这钱为“买命钱”。

鲁迅对螃蟹也情有独钟,每到螃蟹上市的金秋季节,往往要买些蟹来食用,还常常用蟹肉做成“蟹壳黄”之类的点心。梁实秋认为螃蟹蘸姜醋,是标准的吃法。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如今,正是秋韵溶溶,煮上几斤水煮毛蟹,邀上三五知己喝酒食蟹、赏菊,醉金秋,才是更加惬意的事情吧。难怪家乡人说:“水煮螃蟹,神仙也拽。”看来今夜,我又会在梦里约上儿时的小伙伴,到河边捉螃蟹去了。



螃蟹横行